

四庫全書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文編目錄

卷二

詳校官檢討臣德生

侍讀臣孫球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楊懋珩

校對官編修臣汪鏞

賸錄監生臣范廷驛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八

文編

總集類

提要

臣等謹案文編六十四卷明唐順之編順之有左編已著錄是集取由周迄宋之文分體排纂陳元素序稱以真德秀文章正中為葉本然德秀書主於論理而此書主於論文宗肯迥異元素說似未確也其中如以莊韓孫

予諸篇入之論中為強立名目又不錄史記漢書列傳而獨取後漢書黃憲傳冠諸傳之上進退亦多失據蓋彙收太廣義例太多躊駁往往不免然順之深于古文能心知其得失凡所別擇具有精意觀其自序云不能無文即不能無法是編者文之工匠而法之至也其平日又嘗謂漢以前之文未嘗無法而未嘗有法法寓于無法之中故其為法也密

而不可窺唐與宋之文不能無法而能毫釐不失乎法以有法為法故其為法也嚴而不可犯其言皆妙解文理故是編所錄雖皆習誦乏文而標舉脈絡批導窺會使後人得以窺見開闢順逆經緯錯綜之妙而神明變化以漸至於古學秦漢者當於唐宋求門徑學唐宋者固當以此編為門徑矣自正嘉之後北地信陽聲價奔走一世太倉歷下流派彌

長而日久論定言古文者終以順之及歸有
光王慎中三家為歸豈非以學七子者畫虎
不成反類狗學三家者刻鵠不成尚類鷺耶
閻若璩潛邱劄記有與戴唐器書述宋實頴
之言曰荆川才大如海評書有詳有畧惟文
編出陳元素者非其原本又稱兩本舍下俱
有他日呈寄自知之云云今世所行惟此一
本其為原本陳本不復可考要其大旨固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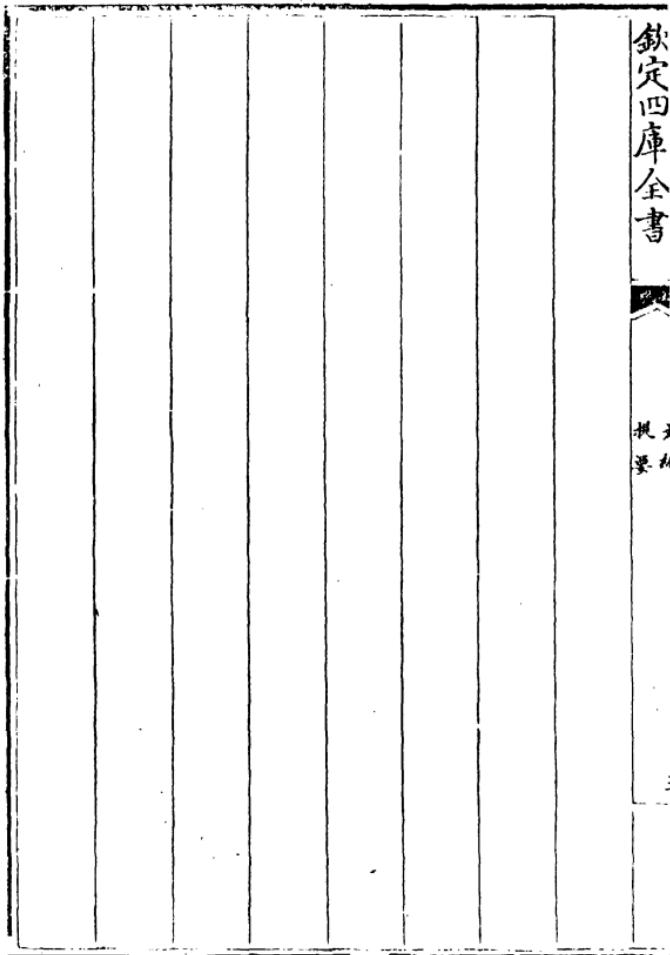
出於順之也乾隆四十三年三月恭校上

總纂官臣紀昀臣陸錫熊臣孫士毅

總校官臣陸費墀

欽定四庫全書

提要



文編原序

歐陽子述揚子雲之言曰斷木為棋榦草為鞠莫不有法而況於書乎然則又況於文乎以為神明乎吾心而止矣則 三三 之畫亦贊矣然而畫非贊也神明之用所不得已也畫非贊則所謂一與言為二二與一為三自此以往巧厯不能盡而又不可勝窮矣文而至於不可勝窮其亦有不得已而然者乎然則不能無文而文不能無法是編者文之工匠而法之至也聖人以神明而

達之於文文士研精於文以窺神明之奧其窺之也有
偏有全有小有大有駁有醇而皆有得也而神明未嘗
不在焉所謂法者神明之變化也易曰剛柔交錯天文
也文明以止人文也學者觀之可以知所謂法矣嘉
靖丙辰夏五月既望武進唐順之應德甫書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八

文編目錄

總集類

卷一

制策

卷二

對

卷三

諫疏

卷四

論疏

卷五

疏

卷六

疏請

卷七

疏議

卷八

封事

卷九

表

卷十

奏

卷十一

上書

卷十二

上書

二

卷十三

上書

三

卷十四

說

卷十五

劄子

一

卷十六

劄子

二

卷十七

劄子

三

卷十八

劄子

一

卷十九

劄子

二

卷二十

狀三

卷二十一

論一

卷二十二

論二

卷二十三

論三

卷二十四

論四

卷二十五

論五

卷二十六

論六

卷二十七

論七

卷二十八

論八

卷二十九

論九

卷三十

論十

卷三十一

論十一

卷三十二

論十二

卷三十三

年表論斷

卷三十四

論斷

卷三十五

論

卷三十六

議

卷三十七

雜著一

卷三十八

雜著二

卷三十九

雜著三

卷四十

雜著

四

卷四十一

策一

卷四十二

策二

卷四十三

策三

卷四十四

策

四

卷四十五

辭命

卷四十六

書

一

卷四十七

書

二

卷四十八

書

三

卷四十九

書

四

卷五十

書

五

卷五十一

啓

狀

卷五十二

序一

卷五十三

序二

卷五十四

序三

卷五十五

記一

卷五十六

記二

卷五十七

記三

卷五十八

神道碑

卷五十九

碑銘

卷六十

墓誌銘

卷六十一

墓誌銘

二

卷六十二

墓誌銘

三

卷六十三

墓表

傳

卷六十四

行狀

祭文

欽定四庫全書

文編卷十

明 唐順之 編

董仲舒對賢良策一

漢書

制曰朕獲承至尊休德傳之亡窮而施之罔極任大
而守重是以夙夜不皇康寧永惟萬事之統猶懼有
闕故廣延四方之豪雋郡國諸侯公選賢良修潔博
習之士欲聞大道之要至論之極今子大夫襄然為

舉首朕甚嘉之子大夫其精心致思朕垂聽而問焉
蓋聞五帝三王之道改制作樂而天下洽和百王同
之當虞氏之樂莫盛於韶於周莫盛於勺聖王已沒
鐘鼓筦絃之聲未衰而大道微缺陵夷至乎桀紂之
行王道大壞矣夫五百年之間守文之君當塗之士
欲則先王之法以戴翼其世者甚衆然猶不能反日
以什滅至後王而後止豈其所持操或諱謬而失其
統與固天降命不可復反必推之於大衰而後息與

嗚呼凡所為屑屑夙興夜寐務法上古者又將無補
與三代受命其符安在災異之變何緣而起性命之
情或夭或壽或仁或鄙習聞其號未燭厥理伊欲風
流而令行刑輕而姦改百姓和樂政事宣昭何修何
飭而膏露降百穀登德潤四海澤臻草木三光全寒
暑平受天之祐享神鬼之靈德澤洋洋施乎方外延
及羣生子大夫明先聖之業習俗化之變終始之序
講聞高誼之日久矣其明以諭朕科別其條勿猥勿

並取之於術慎其所出迺其不正不直不忠不極枉
於執事書之不泄興于朕躬母悼後害子大夫其盡
心靡有所隱朕將親覽焉

對曰陛下發德音下明詔求天命與情性皆非愚臣之
所能及也臣謹案春秋之中視前世已行之事以觀天
人相與之際甚可畏也國家將有失道之敗而天迺先
出災害以譴告之不知自省又出怪異以警懼之尚不
知變而傷敗迺至以此見天心之仁愛人君而欲止其

亂也自非大亡道之世天盡欲扶持而全安之事在彊
勉而已矣彊勉學問則聞見博而知益明彊勉行道則
德日起而大有功此皆可使還至而立有效者也詩曰
夙夜匪解書曰茂哉茂哉皆彊勉之謂也道者所繇適
於治之路也仁義禮樂皆其具也故聖王已沒而子孫
長久安寧數百歲此皆禮樂教化之功也王者未作樂
之時適用先王之樂宜於世者而以深入教化於民教
化之情不得雅頌之樂不成故王者功成作樂樂其德

也樂者所以變民風化民俗也其變民也易其化民也著故聲發於和而本於情接於肌膚藏於骨髓故王道雖微缺而筦絃之聲未衰也夫虞氏之不為政久矣然而樂頌遺風猶有存者是以孔子在齊而聞韶也夫人君莫不欲安存而惡危亡然而政亂國危者甚衆所任者非其人而所繇者非其道是以政日以什滅也夫周道衰於幽厲非道亡也幽厲不繇也至於宣王思昔先王之德興滯補弊明文武之功業周道粲然復興詩人

美之而作上天祐之為生賢佐後世稱誦至今不絕此夙夜不解行善之所致也孔子曰人能弘道非道弘人也故治亂廢興在於己非天降命不可得反其所操持詮謬失其統也臣聞天之所大奉使之王者必有非人力所能致而自至者此受命之符也天下之人同心歸之若歸父母故天瑞應誠而至書曰白魚入于王舟有火復于王屋流為烏此蓋受命之符也周公曰復哉復哉孔子曰德不孤必有鄰皆積善累德之效也及至後

世淫泆衰微不能統理羣生諸侯背畔殘賊良民以爭
壤土廢德教而任刑罰刑罰不中則生邪氣邪氣積於
下怨惡畜于上上下不和則陰陽繆謬而妖孽生矣此
災異所緣而起也臣聞命者天之令也性者生之質也
情者人之欲也或夭或壽或仁或鄙陶冶而成之不能
粹美有治亂之所生故不齊也孔子曰君子之德風小
人之德草草上之風必偃故堯舜行德則民仁壽桀紂
行暴則民鄙夫夫上之化下下之從上猶泥之在鉤唯

甄者之所為猶金之在鎔唯治者之所鑄綏之斯徯動
之斯和此之謂也臣謹案春秋之文求王道之端得之
於正正次王王次春春者天之所為也正者王之所為
也其意曰上承天之所為而下以正其所為正王道之
端云耳然則王者欲有所為宜求其端於天天道之大
者在陰陽陽為德陰為刑刑主殺而德主生是故陽常
居大夏而以生育長養為事陰常居大冬而積于空虛
不用之處以此見天之任德不任刑也天使陽出布施

于上而主歲功使陰入伏于下而時出佐陽陽不得陰之助亦不能獨成歲終陽以成歲為名此天意也王者承天意以從事故任德教而不任刑刑者不可任以治世猶陰之不可任以成歲也為政而任刑不順於天故先王莫之肯為也今廢先王德教之官而獨任執法之吏治民毋乃任刑之意與孔子曰不教而誅謂之虐虐政用於下而欲德教之被四海故難成也臣謹按春秋謂一元之意一者萬物之所從始也元者辭之所謂大

也謂一爲元者視大始而欲正本也春秋深探其本而
反自貴者始故爲人君者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
百官正百官以正萬民正萬民以正四方四方正遠近
莫敢不一於正而亡有邪氣奸其間者是以陰陽調而
風雨時羣生和而萬民殖五穀熟而草木茂天地之間
被潤澤而大豐美四海之內聞盛德而皆徠臣諸福之
物可致之祥莫不畢至而王道終矣孔子曰鳳鳥不至
河不出圖吾已矣夫自悲可致此物而身卑賤不得致

也今陛下貴為天子富有四海居得致之位操可致之勢又有能致之資行高而恩厚知明而意美愛民而好士可謂誼主矣然而天地未應而美祥莫至者何也凡以教化不立而萬民不正也夫萬民之從利也如水之走下不以教化隄防之不能止也是故教化立而奸邪皆止者其隄防完也教化廢而姦邪並出刑罰不能勝者其隄防壞也古之王者明於此是故南面而治天下莫不以教化為大務立太學以教於國設庠序以化於

邑漸民以仁摩民以義節民以禮故其刑罰甚輕而禁
不犯者教化行而習俗美也聖王之繼亂世也掃除其
迹而悉去之復修教化而崇起之教化已明習俗已成
子孫循之行五六百歲尚未敗也至周之末世大為亡
道以失天下秦繼其後獨不能改又益甚之重禁文學
不得挾書棄捐禮誼而惡聞之其心欲盡滅先聖之道
而顯為自恣苟簡之治故立為天子十四歲而國破亡
矣自古以來未嘗有以亂濟亂大敗天下之民如秦者

也其遺毒餘烈至今未滅使習俗薄惡人民嚚頑抵冒
殊扞執爛如此之甚者也孔子曰腐朽之木不可雕也
糞土之牆不可朽也今漢繼秦之後如朽木糞牆矣雖
欲善治之亡可奈何法出而姦生令下而詐起如以湯
止沸抱薪救火愈甚亡益也竊譬之琴瑟不調甚者必
解而更張之乃可鼓也為政而不行甚者必變而更化
之乃可理也當更張而不更張雖有良工不能善調也
當更化而不更化雖有大賢不能善治也故漢得天下

以來常欲善治而至今不可善治者失之於當更化而不更化也古人有言曰臨淵羨魚不如退而結網今臨政而願治七十餘歲矣不如退而更化更化則可善治善治則災害日去福祿日來詩云宜民宜人受祿于天為政而宜於民者固當受祿于天夫仁誼禮知信五常之道王者所當修飾也五者修飾故受天之祐而享鬼神之靈德施于方外延及羣生也

董仲舒對賢良策二

漢書

制曰蓋聞虞舜之時游於巖廊之上垂拱無為而天下太平周文王至於日昃不暇食而宇內亦治夫帝王之道豈不同條共貫與何逸勞之殊也蓋儉者不造玄黃旌旗之飾及至周室設兩觀乘大路朱干玉戚八佾陳於庭而頌聲興夫帝王之道豈異指哉或曰良玉不瑑又云非文亡以輔德二端異焉殷人執五刑以督姦傷肌膚以懲惡成康不式四十餘年天下不犯囹圄空虛秦國用之死者甚衆刑者相望耗

矣哀哉嗚呼朕夙寤晨興惟前帝王之憲永思所以
奉至尊章詒業皆在力本任賢今朕親耕籍田以為
農先勸孝弟崇有德使者冠蓋相望間勤勞恤孤獨
盡思極神功烈休德未始云獲也今陰陽錯繆氣氣
充塞羣生寡遂黎民未濟廉恥貿亂賢不肖渾殼未
得其真故詳延特起之士意庶幾乎今子大夫待詔
百有餘人或道世務而未濟稽諸上古而不同考之
于今而難行毋迺牽於文繫而不得騁與將所繇異

術所聞殊方與各悉對著于篇毋諱有司明其指畧
切磋究之以稱朕意

對曰臣聞堯受命以天下為憂而未以位為樂也故誅
逐亂臣務求賢聖是以得舜禹稷禹咎繇衆聖輔德賢
能佐職教化大行天下和洽萬民皆安仁樂誼各得其
宜動作應禮從容中道故孔子曰如有王者必世而後
仁此之謂也堯在位七十載迺遜于位以禪虞舜堯崩
天下不歸堯子丹朱而歸舜舜知不可辟乃即天子之

位以禹為相因堯之輔佐繼其統業是以垂拱無為而
天下治孔子曰韶盡美矣又盡善也此之謂也至于殷
紂逆天暴物殺戮賢知殘賊百姓伯夷太公皆當世賢
者隱處而不為臣守職之人皆奔走逃亡入于河海天
下耗亂萬民不安故天下去殷而從周文王順天理物
師用賢聖是以閼夭太顛散宜生等亦聚于朝廷愛施
兆民天下歸之故太公起海濱而即三公也當此之時
紂尚在上尊卑昏亂百姓散亡故文王悼痛而欲安之

是以日昃而不暇食也孔子作春秋先正王而繫萬事見素王之文焉由此觀之帝王之條貫同然而勞逸異者所遇之時異也孔子曰武盡美矣未盡善也此之謂也臣聞制度文采玄黃之飾所以明尊卑興貴賤而勸有德也故春秋受命所先制者改正朔易服色所以應天也然則宮室旌旗之制有法而然者也故孔子曰奢則不遜儉則固儉非聖人之中制也臣聞良玉不瑑資質潤美不待刻瑑此亡異於達巷黨人不學而自知也

然則常王不豫不成文章君子不學不成其德臣聞聖
王之治天下也少而習之學長則材諸位爵祿以養其
德刑罰以威其惡故民曉於禮誼而恥犯其上武王行
大誼平殘賊周公作禮樂以文之至於成康之隆固圓
空虛四十餘年此教化之漸而仁誼之流非獨傷肌膚
之效也至秦則不然師申商之法行韓非之說憎帝王
之道以貪狠為俗非有文德以教訓於天下也誅名而不
察實為善者不必免而犯惡者未必刑也是以百官皆

飾虛辭而不顧實外有事君之禮內有背上之心造偽
飾詐趣利無恥又好用惛酷之吏賦斂亡度竭民財力
百姓散亡不得從耕織之業羣盜並起是以刑者甚衆
死者相望而姦不息俗化使然也故孔子曰道之以政
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此之謂也今陛下并有天下海
內莫不率服廣覽兼聽極羣下之知盡天下之美至德
昭然施於方外夜郎康居殊方萬里說德歸誼此太平
之致也然而功不加於百姓者殆王心未加焉曾子曰

尊其所聞則高明矣行其所知則光大矣高明光大不
在於他在乎加之意而已願陛下因用所聞設誠於內
而致行之則三王何異哉陛下親耕籍田以為農先夙
寢晨興憂勞萬民思惟往古而務以求賢此亦堯舜之
用心也然而未云獲者士素不厲也夫不素養士而欲
求賢譬猶不琢玉而求文采也故養士之大者莫大乎
太學太學者賢士之所關也教化之本原也今以一郡
一國之衆無應詔書者是王道往往而絕也臣願陛下

興太學置明師以養天下之士數考問以盡其材則英俊宜可得矣今之郡守縣令民之師帥所使承流而宣化也故師帥不賢則主德不宣恩澤不流今吏既亡教訓於下或不承用主上之法暴虐百姓與姦為市貧窮孤弱寃苦失職甚不稱陛下之意是以陰陽錯繆氣氣充塞羣生寡遂黎民未濟皆長吏不明使至於此也夫長吏多出於郎中中郎吏二千石子弟選郎吏又以富訾未必賢也且古所謂功者以任官稱職為差非謂積

日累久也故小材雖累日不離於小官賢才雖未久不害
為輔佐是以有司竭力盡知務治其業而以赴功今則
不然累日以取貴積久以致官是以廉恥貿亂賢不肖
混淆未得其真臣愚以為使諸列侯郡守二千石各擇
其吏民之賢者歲貢各二人以給宿衛且以觀大臣之
能所貢賢者有賞所貢不肖者有罰夫如是諸侯吏二
千石皆盡心於求賢天下之士可得而官使也徧得天
下之賢人則三王之盛易為而堯舜之名可及也毋以

日月為功實試賢能為上量材而授官錄德而定位則
廉恥殊路賢不肖異處矣陛下加惠寬臣之罪令勿牽
制於文使得切磋究之臣敢不盡愚

董仲舒對賢良策三

漢書

制曰蓋聞善言天者必有徵於人善言古者必有驗
於今故朕垂問乎天人之應上嘉唐虞下悼桀紂寢
微寢滅寢明寢昌之道虛心以改今子大夫明於陰
陽所以造化習於先聖之道業然而文采未極豈惑

乎當世之務哉條貫靡竟統紀未終意朕之不明與
聽若眩與夫三王之教所祖不同而皆有失或謂久
而不易者道也意豈異哉今子大夫既已著大道之
極陳治亂之端矣其悉之究之孰之復之詩不云乎
嗟爾君子毋常安息神之聽之介爾景福朕將親覽
焉子大夫其茂明之

對曰臣聞論語曰有始有卒者其唯聖人乎今陛下幸
加惠留聽於承學之臣復下明冊以切其意而究盡聖

德非愚臣之所能具也前所上對條貫靡竟統紀不終辭不別白指不分明此臣淺陋之罪也策曰善言天者必有徵於人善言古者必有驗於今臣聞天者羣物之祖也故徧覆包涵而無所殊建日月風雨以和之經陰陽寒暑以成之故聖人法天而立道亦溥愛而亡私布德施仁以厚之設誼立禮以導之春者天之所以生也仁者君之所以愛也夏者天之所以長也德者君之所以養也霜者天之所以殺也刑者君之所以罰也繇此

言之天人之徵古今之道也孔子作春秋上揆之天道
下質諸人情參之於古考之於今故春秋之所譏灾害
之所加也春秋之所惡怪異之所施也書邦家之過兼
災異之變以此見人之所為其美惡之極乃與天地流
通而往來相應此亦言天之一端也古者修教訓之官
務以德善化民民已大化之後天下常亡一人之獄矣
今世廢而不修亡以化民民以故棄仁誼而死財利是
以犯法而罪多一歲之獄以萬千數以此見古之不可

不用也故春秋變古則譏之天令之謂命命非聖人不行質樸之謂性性非教化不成人欲之謂情情非度制不節是故王者上謹於承天意以順命也下務明教化民以成性也正法度之宜別上下之序以防欲也修此三者而大本舉矣人受命於天固超然異於羣生入有父子兄弟之親出有君臣上下之誼會聚相遇則有耆老長幼之施粲然有文以相接驩然有恩以相愛此人之所以貴也生五穀以食之桑麻以衣之六畜以養之

服牛乘馬圉豹檻虎是其得天之靈貴於物也故孔子
曰天地之性人為貴明於天性知自貴於物知自貴於
物然後知仁誼知仁誼然後重禮節重禮節然後安處
善安處善然後樂循理樂循理然後謂之君子故孔子
曰不知命亡以為君子此之謂也策曰上嘉唐虞下悼
桀紂寢微寢滅寢明寢昌之道虛心以改臣聞衆少成
多積小致鉅故聖人莫不以晦致明以微致顯是以堯
發於諸侯舜興乎深山非一日而顯也蓋有漸以致之

矣言出於己不可塞也行發於身不可掩也言行治之
大者君子之所以動天地也故盡小者大慎微者著詩
云惟此文王小心翼翼故克兢兢日行其道而舜業業
日致其孝善積而名顯德章而身尊此其寔明寔昌之
道也積善在身猶長日加益而人不知也積惡在身猶
火銷膏而人不見也非明乎情性察乎流俗者孰能知
之此唐虞之所以得令名而桀紂之所以為悼懼者也夫
善惡之相從如景鄉之應形聲也故桀紂暴慢讒賊並

進賢知隱伏惡日顯國日亂晏然自以如日在天終陵
夷而大壞夫暴逆不仁者非一日而亡也亦以漸至故
桀紂雖亡道然猶享國十餘年此其寔微寢滅之道也
策曰三王之教所祖不同而皆有失或謂久而不易者
道也意豈異哉臣聞夫樂而不亂復而不厭者謂之道
道者萬世亡弊弊者道之失也先王之道必有偏而不
起之處故政有眊而不行舉其偏者以補其弊而已矣
三王之道所祖不同非其相反將以揅溢扶衰所遭之

變然也故孔子曰無為而治者其舜乎改正朔易服色以順天命而已其餘盡循堯道何更為哉故王者有改制之名亾變道之實然夏上忠殷上敬周上文者所繼之統當用此也孔子曰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也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此言百王之用以此三者矣夏因於虞而獨不言所損益者其道如一而所上同也道之大原出于天天不變道亦不變是以禹繼舜舜繼堯三聖相受而守一道亡

救弊之政也故不言其所損益也繇是觀之繼治世者其道同繼亂世者其道變今漢繼大亂之後若宜少損周之文致用夏之忠者陛下有明德嘉道愍世俗之靡薄悼王道之不昭故舉賢良方正之士論誼考問將欲興仁誼之休德明帝王之法制建太平之道也臣愚不肖述所聞誦所學道師之言屢能勿失耳若乃論政事之得失察天下之息耗此大臣輔佐之職三公九卿之任非臣仲舒所能及也然而臣竊有怪者夫古之天下

亦今之天下今之天下亦古之天下共是天下古亦大治上下和睦習俗美盛不令而行不禁而止吏亡姦邪民亡盜賊圖圖空虛德潤草木澤被四海鳳凰來集麒麟來游以古準今一何不相逮之遠也安所繆謚而陵夷若是意者有所失於古之道與有所詭於天之理與試迹之古返之於天儻可得見乎夫天亦有所分予予之齒者去其角傳其翼者兩其足是所受大者不得取小也古之所予祿者不食於力不動於末是亦受大者不

得取小與天同意者也夫已受大又取小天不能足而
况人乎此民之所以囂囂苦不足也身寵而載高位家
溫而食厚祿因乘富貴之資力以與民爭利於下民安
能如之哉是故衆其奴婢多其牛羊廣其田宅博其產
業畜其積委務此而已以迫蹙民民日削月朘寢以
大窮富者奢侈羨溢貧者窮急愁苦窮急愁苦而上不
救則民不樂生民不樂生尚不避死安能避罪此刑罰
之所以蕃而姦邪不可勝者也故受祿之家食祿而已

不與民爭業然後利可均布而民可家足此上天之理而亦太古之道天子之所宜法以為制大夫之所當循以為行也故公儀子相魯之其家見纖帛怒而出其妻食於舍而茹葵愠而拔其葵曰吾已食祿又奪園夫紅女利乎古之賢人君子在列位者皆如是是故下高其行而從其教民化其廉而不貪鄙及至周室之衰其卿大夫緩於義而急於利亡推讓之風而有爭田之訟故詩人疾而刺之曰節彼南山惟石巖巖赫赫師尹民具

爾瞻爾好義則民鄉仁而俗善爾好利則民好邪而俗敗由是觀之天子大夫者下民之所視效遠方之所四面而內望也近者視而放之遠者望而效之豈可以居賢人之位而為庶人行哉夫皇皇求財利常恐之匱者庶人之意也皇皇求仁義常恐不能化民者大夫之意也易曰負且乘致寇至乘車者君子之位也負擔者小人之事也此言居君子之位而為庶人之行者其患禍必至也若居君子之位當君子之行則舍公儀休之相

魯亡可為者矣春秋大一統者天地之常經古今之通
誼也今師異道人異論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亡
以持一統法制數變下不知所守臣愚以為諸不在六
藝之科孔子之術者皆絕其道勿使並進邪辟之說滅
息然後統紀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從矣

文編卷一

欽定四庫全書

文編卷二

明 唐順之 編

羊尹無宇對楚子

左傳

楚子之為令尹也為王旌以田羊尹無宇斷之曰一國兩君其誰堪之及即位為章華之宮納亡人以實之無宇之閭入焉無宇執之有司弗與曰執人於王宮其臯大矣執而謁諸王將飲酒無宇辭曰天子經畧諸侯正

封古之制也封畧之内何非君土食土之毛誰非君臣故詩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天有十日人有十等王至臺是也下所以事上上所以共神也故王臣

公公臣大夫大夫臣士士臣卑卑臣輿輿臣隸隸臣僚僚臣僕僕臣臺馬有圉牛有牧以待百事今有司曰女胡執人於王宮將焉執之周文王之法曰有亡荒閑所以得天下也吾先君文王作僕區之法曰盜所隱器與盜同臯所以封汝也若從有司是無所執逃臣也逃而舍

之是無陪臺也王事無乃闕乎昔武王數紂之罪以告
諸侯曰紂為天下逋逃主萃淵藪故夫致死焉君王始
求諸侯而則紂無乃不可乎若以二王之法取之盜有
所在矣王曰取而臣以往盜有寵未可得也遂赦之

中山靖王聞樂對

漢書

臣聞悲者不可為累歎思者不可為歎息故高漸離擊
筑易水之上荆軻為之低而不食雍門子一微吟孟嘗
君為之於邑今臣心結日久每聞幼眇之聲不知涕泣

之橫集也夫衆煦漂山聚蠭成蠹朋黨執虎十夫撓椎
是以文王拘於羑里孔子阨於陳蔡此乃烝庶之成風
增積之生害也臣身遠與寡莫為之先衆口鑠金積毀
銷骨裝輕折軸羽翮飛肉紛驚蓬羅潛然出涕臣聞白
日曠光幽隱皆照明月曜夜盛蟻宵見然雲蒸列布皆
冥晝昏塵埃拂覆昧不見泰山何則物有蔽之也今臣
壅閼不得聞讒言之徒蠭生道遼路遠曾莫為臣聞臣
竊自悲也臣聞社鼷不灌屋鼠不薰何則所託者然也

臣雖薄也得蒙肺腑位雖卑也得為東藩屬又稱兄今
羣臣非有葭莩之親鴻毛之重羣居黨議朋友相為使
夫宗室擯郤骨肉冰釋斯伯竒所以流離比干所以橫
分也詩云我心憂傷惄焉如撫假寐永歎唯憂用老心
之憂矣疢如疾首臣之謂也

吾丘壽王議禁民挾弓弩對

漢書

臣聞古者作五兵非以相害以禁暴討邪也安居則以
制猛獸而備非常有事則以設守衛而施行陣及至周

室衰微上無明王諸侯力政彊侵弱衆暴寡海內抗敝
巧詐並生是以知者陷愚勇者威怯苟以得勝為務不
顧義理故機變械飾所以相賊害之具不可勝數於是
秦兼天下廢王道立私議滅詩書而首法令去仁恩而
任刑戮墮名城殺豪傑銷甲兵折鋒刃其後民以耰鉏
箠梃相撻擊犯法滋衆盜賊不勝至于赭衣塞路羣盜
滿山卒以亂亡故聖王務教化而省禁防知其不足恃
也今陛下昭明德建太平舉俊材興學官三公有司或

由窮巷起白屋裂地而封宇內日化方外鄉風然而盜
賊猶有者郡國二千石之臯非挾弓弩之過也禮曰男
子生柔弧蓬矢以舉之明示有事也孔子曰吾何執執
射乎大射之禮自天子降及庶人三代之道也詩云大
侯既抗弓矢斯張射夫既同獻爾發功言貴中也愚聞
聖王合射以明教矣未聞弓矢之為禁也且所為禁者
為盜賊之以攻奪也攻奪之臯死而不止者大姦之
於重誅固不避也臣恐邪人挾之而吏不能止良民以

自備而抵法禁是擅賊威而奪民救也竊以為亡益於禁奸而廢先王之典使學者不得習行其禮大不便

東方朔化民有道對

漢書

堯舜禹湯文武成康上古之事經歷數千載尚難言也臣不敢陳願近述孝文皇帝之時當世耆老皆聞見之貴為天子富有四海身戎弋綈足履革舄以韋帶劒莞蒲為席兵木亡刃衣縕亡文集上書囊以為殿惟以道德為麗以仁義為準于是天下望風成俗昭然化之今

陛下以城中為小圖起建章左鳳闕右神明號稱干門
萬戶木土衣綺繡狗馬被縵罽宮人簪瑱珥垂珠璣設
戲車教馳逐飾文采叢珍怪撞萬石之鐘擊雷霆之鼓
作俳優舞鄭女上為淫侈如此而欲使民獨不奢侈失
農事之難者也陛下誠能用臣朔之計推甲乙之帳燔
之於四通之衢却走馬示不復用則堯舜之隆宜可與
比治矣易曰正其本萬事理失之毫釐差以千里願陛下留意察之

賈捐之罷珠厔對

漢書

臣幸得遭明盛之朝蒙危言之策無忌諱之患敢昧死竭卷卷臣聞堯舜聖之盛也禹入聖域而不優故孔子稱堯曰大哉韶曰盡善禹曰無間以三聖之德地方不過數千里西被流沙東漸于海朔南暨聲教迄于四海欲與聲教則治之不欲與者不彊治也故君臣歌德含氣之物各得其宜武丁成王殷周之大仁也然地東不過江黃西不過氐羌南不過蠻荆北不過朔方是以頌

聲並作視聽之類咸樂其生越裳氏重九譯而獻此非
兵革之所能致及其衰也南征不還齊桓救其難孔子
定其文以至乎秦興兵遠攻貪外虛內務欲廣地不慮
其害然地南不過閩越北不過太原而天下潰畔禍卒
在於二世之末長城之歌至今未絕賴聖漢初興為百
姓請命平定天下至孝文皇帝閔中國未安偃武行文
則斷獄數百民賦四十丁男三年而一事時有獻千里
馬者詔曰鸞旗在前屬車在後吉行日五十里師行日

三十里朕乘千里之馬獨先安之於是還馬與道里費而下詔曰朕不受獻也其令四方毋求來獻當此之時逸遊之樂絕奇麗之賂塞鄭衛之倡微矣夫後宮盛色則賢者隱處佞人用事則諍臣杜口而文帝不行故謚為孝文廟稱太宗至孝武皇帝元狩六年太倉之粟紅腐而不可食都內之錢貫朽而不可校乃探平城之事錄冒頓以來數為邊害籍兵厲馬因富民以攘服之西連諸國至于安息東過碣石以玄菟樂浪為郡北卻匈奴

奴萬里更起營寨制南海以為八郡則天下斷獄萬數
民賦數百造鹽鐵酒榷之利以佐用度猶不能足當此
之時寇賊並起軍旅數發父戰死於前子鬪傷於後女
子乘亭鄣孤兒號於道老母寡婦飲泣巷哭遙設虛祭
想鬼乎萬里之外淮南王盜寫虎符陰聘名士關東公
孫勇等詐為使者是皆廓地泰大征伐不休之故也今
天下獨有闢東闢東大者獨有齊楚民衆久困連年流
離離其城郭相枕席於道路人情莫親父母莫樂夫婦

至嫁妻賣子法不能禁義不能止此社稷之憂也今陛
下不忍悄悄之忿欲驅士衆擠之大海之中快心幽冥
之地非所以救助饑饉保全元元也詩云春爾蠻荆大
邦為讐言聖人起則後服中國衰則先畔動為國家難
自古而患之久矣何況迺復其南方萬里之蠻乎貉越
之人父子同川而浴相習以鼻飲與禽獸亡異本不足
郡縣置也顙顙獨居一海之中霧露氣濕多毒草蟲蛇
水土之害人未見敵戰士自死又非獨珠厔有珠犀瑩

謂也棄之不足惜末擊不損威其民譬猶魚鼈何足貪
也臣竊以往者羌軍言之暴師曾未一年兵出不踰千
里費四十餘萬萬大司農錢盡迺以少府禁錢續之夫
一隅為不善費尚如此況於勞師遠攻亡士母功乎求
之往古則不合施之當今又不便臣愚以為非冠帶之
國禹貢所及春秋所治皆可且無以為願遂棄珠厓專
用恤關東為憂

李尋災異對

漢書

陛下聖德尊天敬地畏命重民悼懼變異不忘疎賤之
臣幸使重臣臨問愚臣不足以奉明詔竊見陛下新即
位開大明除忌諱博延名士靡不並進臣尋位卑術淺
過隨衆賢待詔食太官衣御府久汚玉堂之署比得召
見亡以自效復特見延問至誠自以逢不世出之命願
竭愚心不敢有所避庶幾萬分有一可采唯棄須臾之
間宿留瞽言攷之文理稽之五經揆之聖意以參天心
夫變異之來各應象而至臣謹條陳所聞易曰縣象著

明莫大乎日月夫日者衆陽之長輝光所燭萬里同晷人君之表也故日將旦清風發羣陰伏君以臨朝不牽於色日初出炎以陽君登朝佞不行忠直進不蔽障日中輝光君德盛明大臣奉公日將入專以一君就房有常節君不修道則日失其度曠昧亡光各有云為其於東方作日初出時陰雲邪氣起者法為牽于女謁有所畏難日出後為近臣亂政日中為大臣欺誣日且入為妻妾役使所營間者日尤不精光明侵奪失色邪氣珥

燭數作本起於晨相連至昏其日出後至日中間差瘡
小臣不知內事竊以日視陛下志操衰於始初多矣其
咎恐有以守正直言而得臯者傷嗣害世不可不慎也
唯陛下執乾剛之德強志守度毋聽女謁邪臣之態諸
保阿乳母甘言悲辭之託斷而勿聽勉强大誼絕小不
忍良有不得已可賜以貨財不可私以官位誠皇天之
禁也日失其光則星辰放流陽不能制陰陰桀得作間
者太白正晝經天宜隆德克躬以執不軌臣聞月者衆

陰之長銷息見伏百里為品千里立表萬里連紀妃后
大臣諸侯之象也朔晦正終始弦為繩墨望成君德春
夏南秋冬北間者月數以春夏與日同道過軒轅上后
受氣入太微帝廷揚光輝犯上將近臣列星皆失色厭
厭如滅此為母后與政亂朝陰陽俱傷兩不相便外臣
不知朝事竊信天文即如此近臣已不足杖矣屋大柱
小可為寒心唯陛下親求賢士無彊所惡以崇社稷尊
彊本朝臣聞五星者五行之精五帝司命應王者號令

為之節度歲星主歲事為統首號令所紀今失度而歲此君指意欲有所為未得其節也又填星不避歲星者后帝共政相留於奎婁當以義斷之熒惑往來亡常周歷兩宮作態低昂入天門上明堂貫尾亂宮太白發越犯庫兵寇之應也貫黃龍入帝庭當門而出隨熒惑入天門至房而分欲與熒惑為患不敢當明堂之精此陛下神靈故禍亂不成也熒惑厥弛佞巧依執微言毀譽進類蔽善太白出端門臣有不臣者火入室金上堂不

以時解其憂凶填歲相守又主內亂宜察蕭牆之內毋
忽親疎之微誅放佞人防絕萌芽以盪滌濁滅消散積
惡毋使得成禍亂辰星主正四時當效於四仲四時失
序則辰星作異今出於歲首之孟天所以謹告陛下也
政急則出蚤政緩則出晚政絕不行則伏不見而為彗
第四孟皆出為易王命四季皆出星家所諱今幸獨出
寅孟之月蓋皇天所以篤右陛下也宜深自改治國固不
可以戚戚欲速則不達經曰三載攷績三考黜陟加以

號令不順四時既往不咎來事之師也間者春三月治
大獄時賊陰立逆恐歲小收季夏舉兵法時寒氣應恐
後有霜雹之災秋月行封爵其月土溼興恐後有雷雹
之變夫以喜怒賞罰而不顧時禁雖有堯舜之心猶不
能致和善言天者必有效於人設上農而欲冬田肉袒
深耕汗出種之然猶不生者非人心不至天時不得也
易曰時止則止時行則行動靜不失其時其道光明書
曰敬授人時故古之王者尊天地重陰陽敬四時嚴月

令順之以善政則和氣可立致猶枹鼓之相應也今朝廷忽於時月之令諸侍中尚書近臣宜皆令通知月令之意設羣下請事若陛下出令有繆於時者當知爭之以順時氣臣聞五行以水為本其星玄武婺女天地所紀終始所生水為準平王道公正修明則百川理落脈通偏黨失綱則踊溢為敗書云水曰潤下陰動而卑不失其道天下有道則河出圖洛出書故河洛決溢所為最大今汝穎畎澗皆川水漂踊與雨水並為民害此詩

十月之爻所謂不寧不令百川沸騰者也其咎在於皇
甫卿士之屬唯陛下留意詩人之言少抑外親大臣臣
聞地道柔靜陰之常義也地有上中下其上位震應妃
后不順中位應大臣作亂下位應庶民離畔震或於其
國國君之咎也四方中央連國歷州俱動者其異最大
間者關東地數震五星作異亦未大逆宜務崇陽抑陰
以救其咎固志建威閉絕私路拔進英雋退不任職以
彊本朝夫本彊則精神折衝本弱則招殃致凶為邪謀

所陵聞往者淮南王作謀之時其所難者獨有汲黯以
為公孫弘等不足言也弘漢之名相於今亡比而尚見
輕何況亡弘之屬乎故曰朝廷亡人則為賊亂所輕其
道自然也天下未聞陛下奇策固守之臣也語曰何以
知朝廷之衰人人自賢不務於通人故世陵夷馬不伏
櫪不可以趨道士不素養不可以重國詩曰濟濟多士
文王以寧孔子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非虛言也陛下
秉四海之衆曾亡柱幹之固守聞於四境殆開之不廣

取之不明勸之不篤傳曰土之美者善養禾君之明者
善養士中人皆可使為君子詔書進賢良赦小過亡求備
以博聚英雋如近世貢禹以言事忠切蒙尊榮當此之
時士厲身立名者多禹死之後日日以衰及京兆尹王
章坐言事誅滅智者結舌邪偽並興外戚顯命君臣隔
塞至絕繼嗣女宮作亂此行事之敗誠可畏而悲也本
在積任母后之家非一日之漸往者不可及來者猶可
追也先帝大聖深見天意昭然使陛下奉承天統欲矯

正之也宜少抑外親選練左右舉有德行道術通明之士充備天官然後可以輔聖德保帝位承大宗下至郎吏從官行能亡以異又不通一藝及博士無文雅者宜皆使就南故以視天下明朝廷皆賢材君子於以重朝尊君滅凶致安此其本也臣自知所言害身不辟死亡之誅唯財留神反覆愚臣之言



文編卷二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文編卷三

詳校官檢討臣德生

侍讀臣孫球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楊懋珩

校對官編修臣汪鏞

賸錄監生臣王宜

欽定四庫全書

文編卷三

明 唐順之 編

虢文公諫不藉千畝

國語

宣王即位不藉千畝虢文公諫曰不可夫民之大事在農上席之粢盛於是乎出民之蕃庶於是乎生事之共給於是乎在和協輯睦於是乎興財用蕃殖於是乎始敦龐純於是乎成是故稷為大官古者大史順時視

土陽殫憤盈土氣震發農祥晨正日月底于天廟土乃
脈發先時九日大史告稷曰自今至於初吉陽氣俱蒸
土膏其動弗震弗渝脈其滿青穀乃不殖稷以告王曰
史帥陽官以命我司事曰距今九日土其俱動王其祗
祓監農不易王乃使司徒咸戒公卿百吏庶民司空除
壇于藉命農大夫咸戒農用先時五日瞽告有協風至
王即齊宮百官御事各即其齊三日王乃淳濯饗醴及
期饗人薦鬯犧人薦醴王裸鬯饗醴乃行百吏庶民畢

從及藉后稷監之膳夫農正陳藉禮大史贊王王敬從
之王耕一撥班三之庶人終於千畝其后稷省功大史
監之司徒省民大師監之畢宰夫陳饗膳宰監之膳夫
贊王王歆大牢班嘗之庶人終食是日也瞽帥音官以
省風上廩於藉東南鍾而藏之而時布之于農稷則偏
戒百姓紀農協功曰陰陽分布震雷出滯土不備墾辟
在司寇乃命其旅曰徇農師一之農正再之后稷三之
司空四之司徒五之太保六之太師七之太史八之宗

伯九之王則大徇耨穀亦如之民用莫不震動恪共于農修其疆畔日服其鍤不解于時財用不乏民用和同是時也王事唯農是務亡有求利於其官以干農功三時務農而一時講武故征則有威守則有財若是乃能媚於神而和於民矣則享祀時至而布施優裕也今天子欲修先王之緒而棄其大功匱神之祀而困民之財將何以求福用民王弗聽

仲山父諫立少

國語

魯武公以括與戲見王王立戲樊仲山父諫曰不可立
也不順必犯犯王命必誅故出令不可不順也令之不
行政之不立行而不順民將棄上夫下事上少事長所
以為順也今天子立諸侯而建其少是教逆也若魯從
之而諸侯效之王命將有所壅若不從而誅之是自誅
王命也是事也誅亦失不誅亦失天子其圖之王卒立
之魯侯歸而卒及魯人殺懿公而立伯御三十二年宣
王伐魯立孝公諸侯從是而不睦

祭公謀父諫征犬戎

國語

穆王將征犬戎祭公謀父諫曰不可先王耀德不觀兵夫兵戢而時動動則威觀則玩玩則亡震是故周文公之頌曰載戢干戈載橐弓矢我求懿德肆于時夏允王保之先王之於民也茂正其德而厚其性阜其財求而利其器用明利害之鄉以文修之使務利而避害懷德而畏威故能保世以滋大昔我先世后稷以服事虞夏及夏之衰也棄稷弗務我先王不密用失其官而自竄

於戎翟之間不敢怠業時序其德纂修其緒修其訓典
朝夕恪勤守以惇篤奉以忠信奕世載德不忝前人至
于武王昭前之光明而加以慈和事神保民莫不欣喜
商王帝辛大惡於民庶民弗忍欣戴武王以致戎於商
牧是先王非務武也勤恤民隱而除其害也夫先王之
制邦內甸服邦外侯服侯衛賓服蠻夷要服戎翟荒服
甸服者祭侯服者祀賓服者享要服者貢荒服者王日
祭月祀時享歲貢終王先王之訓也有不祭則修意有

不祀則修言有不享則修文有不貢則修名有不王則修德序成而有不至則修刑於是乎有刑不祭伐不祀征不享讓不貢告不王於是乎有刑罰之辟有攻伐之兵有征討之備有威讓之令有文告之辭布令陳辭而又不至則又增修於德無勤民於遠是以近無不聽遠無不服今自大畢伯仕之終也犬戎氏以其職來王天子曰予必以不享征之且觀之兵其無乃廢先王之訓而王幾頗乎吾聞夫犬戎樹惇能帥舊德而守終純固

其有以禦我矣王不聽遂征之得四白狼四白鹿以歸
自是荒服者不至

召公諫監謗

國語

厲王虐國人謗王召公告王曰民不堪命矣王怒得衛
巫使監謗者以告則殺之國人莫敢言道路以目王喜
告召公曰吾能弭謗矣乃不敢言召公曰是鄣之也防
民之口甚於防川川壅而潰傷人必多民亦如之是故
為川者決之使導為民者宣之使言故天子聽政使公

卿至于列士獻詩瞽獻典史獻書師箴謨賦謨誦百工
諫庶人傳語近臣盡規親戚補察瞽史教誨耆艾修之
而後王斟酌焉是以事行而不悖民之有口也猶上之
有山川也財用於是乎出猶其有原隰衍沃也衣食於
是乎生口之宣言也善敗於是乎興行善而備敗所以
阜財用衣食者也夫民慮之於心而宣之於口成而行之
胡可壅也若壅其口其與能幾何王弗聽于是國人莫
敢出言三年乃流王於彘

芮良夫諫專利

國語

厲王說榮夷公。芮良夫曰：「王室其將卑乎？夫榮公好專利，而不知大難。夫利百物之所生也，天地之所載也。而或專之，其害多矣。天地百物皆將取焉，胡可專也？所怒甚多而不備，大難以是教王。王能久乎？夫王人者，將導利而布之上下者也。使神人百物亡不得其極，猶日怵惕，懼怨之來也。故頌曰：『思文后稷，克配彼天。立我烝民，莫匪爾極。』大雅曰：『陳錫載周。』是不布利而懼難乎？故能

載周以至於今今王學專利其可乎匹夫專利猶謂之盜王而行之其歸鮮矣榮公若用周必敗既榮公為卿士諸侯不享王流於亂

里革諫夏澑淵

國語

宣公夏澑於泗淵里革斷其罟而棄之曰古者大寒降土蟄發水虞於是乎講罿留取名魚登川禽而嘗之寢廟行諸國人助宣氣也鳥獸孕水蟲成獸虞於是乎禁置羅罿魚鼈以為夏槁助生阜也鳥獸成水蟲孕水虞

於是乎禁置麗設寢郢以實廟庖畜功用也且夫山不
槎蘖澤不伐天魚禁鯀鮋獸長麋麋鳥翼駁邛蟲舍蟻
喙蕃庶物也古之訓也今魚方別孕不教魚長又行網
罟貪無藝也公聞之曰吾過而里革匡我不亦善乎是
良罟也為我得法使有司藏之使吾無忘諭師存侍曰
藏罟不如寘里革於側之不忘也

石碏諫寵州吁

左傳

衛莊公娶于齊東宮得臣之妹曰莊姜美而無子衛人

所為賦碩人也又娶於陳曰厲媯生孝伯早死其姊戴
媯生桓公莊姜以為己子公子州吁嬖人之子也有寵
而好兵公弗禁莊姜惡之石碏諫曰臣聞愛子教之以
義方弗納於邪驕奢淫泆所自邪也四者之來寵祿過
也將立州吁乃定之矣若猶未也階之為禍夫寵而不
驕驕而能降降而不憾憾而能貽者鮮矣且夫賤妨貴
少陵長遠間親新間舊小加大淫破義所謂六逆也君
義臣行父慈子孝兄愛弟敬所謂六順也去順效逆所

以速禍也君人者將禍是務去而速之毋乃不可乎弗聽其子厚與州吁遊禁之不可桓公立乃老

臧僖伯諫觀魚

左傳

公將如棠觀魚者臧僖伯諫曰凡物不足以講大事其材不足以備器用則君不舉焉君將納民於軌物者也故講事以度軌量謂之軌取材以章物采謂之物不軌不物謂之亂政亂政亟行所以敗也故春蒐夏苗秋獮冬狩皆於農隙以講事也三年而治兵入而振旅歸而

飲至以數軍實昭文章明貴賤辨等列順少長習威儀也鳥獸之肉不登於俎皮革齒牙骨角毛羽不登於器則公不射古之制也若夫山林川澤之實器用之資阜隸之事官司之守非君所及也公曰吾將畧地焉遂往陳魚而觀之僖伯稱疾不從書曰公矢魚於棠非禮也且言遠地也

臧哀伯諫納郜鼎

左傳

宋殤公立十年十一戰民不堪命孔父嘉為司馬督為

大宰故因民之不堪命先宣言曰司馬則然已殺孔父而弑鴟公名莊公於鄭而立之以親鄭以鄙大鼎賂公齊陳鄭皆有賂故遂相宋公夏四月取郜大鼎于宋戊申納於大廟非禮也臧哀伯諫曰君人者將昭德塞違以照臨百官猶懼或失之故昭令德以示子孫是以清廟茅屋大路越席大羹不致粢食不鑿昭其儉也乘冕黻珽帶裳幅舄衡紩紓綻昭其度也藻率鞶韜簮厲游纓昭其數也火龍黼黻昭其文也五色比象昭其物也

錫鸞和鈴昭其聲也三辰旛旗昭其明也夫德儉而有
度升降有數文物以紀之聲明以發之以照臨百官百
官於是乎戒懼而不敢易紀律今滅德立違而寘其賂
罷於大廟以明示百官百官象之其又何誅焉國家之
敗由官邪也官之失德寵賂章也鄙舅在廟章孰甚焉
武王克商遷九鼎於雒邑義士猶或非之而況將昭違
亂之賂罷於大廟其若之何公不聽周內史聞之曰臧
孫達其有後於魯乎君違不忘諫之以德

宮之奇諫假道

左傳

晉侯復假道於虞以伐虢宮之奇諫曰虢虞之表也虢亡虞必從之晉不可啟寇不可翫一之謂甚其可再乎謬所謂輔車相依唇亡齒寒者其虞虢之謂也公曰晉吾宗也豈害我哉對曰大伯虞仲大王之昭也大伯不從是以不嗣虢仲虢叔王季之穆也為文王卿士勲在王室藏於盟府將虢是滅何愛於虞且虞能親於桓莊乎其愛之也桓莊之族何臯而以為戮不唯逼乎親以

寵福猶尚害之況以國乎公曰吾享祀豐潔神必據我
對曰臣聞之鬼神非人實親惟德是依故周書曰皇天
無親惟德是輔又曰黍稷非馨明德惟馨又曰民不易
物惟德繫物如是則非德民不和神不享矣神所憑依
將在德矣若晉取虞而明德以薦馨香神其吐之乎弗
聽許晉使宮之奇以其族行曰虞不臘矣在此行也晉
不更舉矣

富辰諫以狄伐鄭

左傳

鄭之入滑也滑人聽命師還又即衛鄭公子士洩堵俞彌帥師伐滑王使伯服游孫伯如鄭請滑鄭伯怨惠王之入而不與厲公爵也又怨襄王之與衛滑也故不聽王命而執二子王怒將以狄伐鄭富辰諫曰不可臣聞之太上以德撫民其次親親以相及也昔周公弔二叔之不咸故封建親戚以蕃屏周管蔡酈霍魯衛毛聃郜雍曹滕畢原鄖郇文之昭也邢晉應韓武之穆也凡將邢茅胙祭周公之胙也召穆公思周德之不類故糾合

宗族於成周而作詩曰常棣之華鄂不韡韡凡今之人
莫如兄弟其四章曰兄弟閑于牆外禦其侮如是則兄
弟雖有小忿不廢懿親今天子不忍小忿以棄鄭親其
若之何庸熟親親暱近尊賢德之大者也即聲從昧與
頑用嚚姦之大者也棄德崇姦禍之大者也鄭有平惠
之勲又有厲宣之親棄嬖寵而用三良於諸姬為近四
德具矣耳不聽五聲之和為聾目不別五色之章為昧
心不則德義之經為頑口不道忠信之言為嚚狄皆則

之四姦具矣周之有懿德也猶曰莫如兄弟故封建之其懷柔天下也猶懼有外侮扞禦侮者莫如親親故以親屏周召穆公亦云今周德既衰於是乎又渝周召以從諸姦母乃不可乎民未忘禍王又興之其若文武何王弗聽使頽叔桃子出狄師夏狄伐鄭取櫟王德狄人將以其女為后富辰諫曰不可臣聞之曰報者倦矣施者未厭狄固貪咻王人啟之女德無極婦怨無終狄必為患王又弗聽

國語

富辰諫以翟女為后

王降翟師以伐鄭王德翟人將以其女為后富辰諫曰不可夫婚姻禍福之階也利內則福由之利外則取禍今王外利矣其母乃階禍乎昔摯疇之國也由大任杞縉由大姒齊許申呂由大姜陳由大姬是皆能內利親親者也昔鄢之亡也由仲任密須由伯姞鄧由叔妘申由鄭姬息由陳姬鄧由楚曼羅由季姬廬由荆姬是皆外利離親者也王曰利何如而內何如而外對曰尊貴

明賢庸熟長老愛親禮新親舊然則民莫不審固其心
力以從上令官不易方而財不匱竭求亡不至動亡不
濟百姓兆民夫人奉利而歸諸上是利之內也若七德
離判民乃攜貳各以利退上求不暨是其外利也夫翟
亡列於王室鄭伯南也王而卑之是不尊貴也翟豺狼
之德也鄭未失周典王而蔑之是不明賢也平桓莊惠
皆受鄭勞王而棄之是不庸熟也鄭伯捷之齒長矣王
而弱之是不長老也翟隴姓也鄭出自宣王王而虐之

是不愛親也夫禮新不間舊王以翟女間姜任非禮且棄舊也王一舉而棄七德臣故曰利外矣書有之曰必有忍也若能有濟也王不忍小忿而棄鄭又登叔隗以階翟翟封豕豺狼也不可厭也王弗聽十八年王黜翟后翟人來誅殺譚伯富辰曰昔吾驥諫王王弗從以及此難若我不出王其以我為懟乎乃以其屬死之

太子晉諫壅川

國語

靈王二十二年穀洛鬪將毀王宮王欲壅之太子晉諫

曰不可晉聞古之長民者不墮山不崇藪不防川不寶澤夫山土之聚也藪物之歸也川氣之導也澤水之鍾也夫天地成而聚於高歸物於下疏為川谷以導其氣陂塘污庳以鍾其美是故聚不弛崩而物有所歸氣不沈滯而亦不散越是以民生有財用而死有所葬然則無夭昏札瘥之憂而無饑寒乏匱之患故上下能相固以待不虞古之聖王唯此之慎昔共工棄此道也虞于湛樂淫失其身欲壅防百川墮高堙庳以害天下皇天

弗福庶民弗助禍亂並興共工用滅其在有虞有崇伯
鯀播其淫心稱遂共工之過堯用殛之于羽山其後伯
禹念前之非度釐改制量象物天地比類百則儀之于
民而度之于羣生共之從孫四岳佐之高高下下疏川
導滯鍾水豐物封崇九山決汨九川陂障九澤豐殖九
數汨越九原宅居九隩合通四海故天無伏陰地無散
陽水無沈氣火無災燁神無間行民無淫心時無逆數
物無害生帥象禹之功度之于軌儀莫非嘉績克厭帝

心皇天嘉之胙以天下賜姓曰姒氏曰有夏謂其能以
嘉祉殷富生物也胙四岳國命為侯伯賜姓曰姜氏曰
有呂謂其能為禹股肱心膂以養物豐民人也此一王
四伯豈繄多寵皆亡王之後唯能釐舉嘉義以有脩在
下守祀不替其典有夏雖衰祀鄫猶在申呂雖衰齊許
猶在唯有嘉功以命姓受祀迄于天下及其失之也必
有慆淫之心間之故亡其氏姓踣弊不振絕後無主堙
替隸圉夫亡者豈繄無寵皆黃炎之後也唯不帥天地

之度不順四時之序不度民神之義不儀生物之則以
殄滅無脣至於今不祀及其得之也必有忠信之心間
之度於天地而順於時動和於民神而儀於物則故高
朗令終顯融昭明命姓受氏而附之以令名若啟先王
之遺訓省其典圖刑法而觀其廢興者皆可知也其興
者必有夏呂之功焉其廢者必有共鯀之敗焉今吾執
政母乃實有所避而滑夫二川之神使至于爭明以妨
王宮王而飾之毋乃不可乎

屠蒯諫晉侯

左傳

晉荀盈如齊逆女還六月卒于戲陽殯于絳未葬晉侯飲酒樂膳宰屠蒯趨入請佐公使尊許之而遂酌以飲工曰女為君耳將司聰也辰在子卯謂之疾日君徹宴樂學人舍業為疾故也君之卿佐是謂股肱股肱或虧何痛如之女弗聞而樂是不聰也又飲外嬖嬖叔曰女為君目將司明也服以旌禮禮以行事事有其物物有其容今君之容非其物也而女不見是不明也亦自飲

也曰味以行氣氣以實志志以定言言以出令臣實司
味二御失官而君弗命臣之臯也公說徹酒初公欲廢
知氏而立其外嬖於是悛而止秋八月使荀驥佐下軍
以說焉

白公子張諫靈王

國語

靈王虐白公子張驥諫王患之謂史老曰吾欲已子張
之諫若何對曰用之實難已之易矣若諫君則曰余左
執鬼中右執殤宮凡百歲諫吾盡聞之矣寧聞它言白

公又諫王如史老之言對曰昔殷武丁能聳其德至於
神明以入於河自河徂毫於是乎三年默以思道卿士
患之曰王言以出令也若不言是無所稟令也武丁于
是作書曰以台正於四方台恐德不類茲故不言如是
而又使以象夢求四方之賢聖得傅說以來升以為公
而使朝夕規諫曰若金用女作礪若濟川用女作舟若
大旱用女作霖雨啟乃心沃朕心若藥不瞑眩厥疾不
瘳若跣不視地厥足用傷若武丁之神明也其聖之巔

廣也其知之不疚也猶自謂未入故三年默以思道既得道猶不敢專制使以象旁求聖人既得以為輔又恐其荒失遺忘故使朝夕規誨箴諫曰必文修余無余棄也今君或者未及武丁而惡規諫者不亦難乎齊桓晉文皆非嗣也還軫諸侯不敢淫逸心類德音以得有國近臣諫遠臣謗輿人誦以自誥也是以其入也四封不備一同而至於有畿甸以屬諸侯至於今為令君桓文皆然君不度憂於二令君而欲自逸也母乃不可乎周

詩有之曰弗躬弗親庶民弗信臣懼民之不信君也故不敢不言不然何急其以言取辜也王病之曰子復語不穀雖不能用吾慤寘之於耳對曰賴君之用也故言不然巴浦之屏辟兕象其可盡乎其又以規為瑱也遂趨而退歸杜門不出七月乃有乾谿之亂靈王死之

單穆公諫鑄大錢

國語

景王二十一年將鑄大錢單穆公曰不可古者天災降戾於是乎量資幣權輕重以振拔民民患輕則為之作

重幣以行之於是乎有母權子而行民皆得焉若不堪
重則多作輕而行之亦不廢重於是乎有子權母而行
小大利之今王廢輕而作重民失其資能無匱乎若匱
王用將有所乏乏則將厚取於民民不給將有遠志是
離民也且夫備有未至而設之有至而後救之是不相
入也可先而不備謂之怠可後而先之謂之召災周固
贏國也天未厭禍焉而又離民以佐災母乃不可乎將
民之與處而離之將災是備禦而召之則何以經國國

無經則何以出令令之不從上之患也故聖王樹德於
民以除之夏書有之曰闢石龢鈞王府則有詩亦有之
曰瞻彼旱麓榛楛濟濟豈弟君子干祿豈弟夫旱麓之
榛楛殖故君子得以易樂于祿焉若夫山林匱竭林麓
散亡藪澤肆既民力彫盡田疇荒蕪資用乏匱君子將
險哀之不暇而何易樂之有焉且絕民用以實王府猶
塞川原而為潢汗也其竭也無日矣若民離而財匱災
至而備亡王其若之何吾周官之於災備也其所怠棄

者多矣而又奪之資以益其災是去其藏而翳其人也
王其圖之王不聽卒鑄大錢

晏子諫誅祝史

左傳

齊侯疥遂瘡期而不瘳諸侯之賓問疾者多在梁丘據
與裔欵言于公曰吾事鬼神豐於先君有加矣今君疾
病為諸侯憂是祝史之罪也諸侯不知其謂我不敬君
盍誅於祝固史嚚以辭賓公說告晏子晏子曰日宋之
盟屈建問范會之德于趙武趙武曰夫子之家事治言

於晉國竭情亡私其祝史祭祀陳信不愧其家事亡猜
其祝史不祈建以語康王康王曰神人亡怨宜夫子之
光輔五君以為諸侯主也公曰據與歟謂寡人能事鬼
神故欲誅于祝史子稱是語何故對曰若有德之君外
內不廢上下亡怨動亡違事其祝史薦信亡愧心矣是
以鬼神用饗國受其福祝史與焉其所以蕃祉老壽者
為信君使也其言忠信於鬼神其適遇淫君外內頗邪
上下怨疾動作辟違從欲厭私高臺深池撞鐘舞女斬

刈民力輸掠其聚以成其違不恤後人暴虐淫從肆行無度無所還忌不思謗讟不憚鬼神神怒民痛無悛於心其祝史薦信是言罪也其蓋失數美是矯誣也進退無辭則虛以求媚是以鬼神不饗其國以禍之祝史與焉所以天昏孤疾者為暴君使也其言僭嫚於鬼神公曰然則若之何對曰不可為也山林之木衡鹿守之澤之桂蒲舟鮫守之藪之薪蒸虞候守之海之鹽辰與祈望守之縣鄙之人入從其政逼介之闢暴征其私承嗣大

夫彊易其賄布常無藝微斂無度宮室日更淫樂不違
內寵之妾肆奪於市外寵之臣僭令于鄙私欲養求不
給則應民人苦病夫婦皆詛祝有益也詛亦有損聊攝
以東姑尤以西其為人也多矣雖其善祝豈能勝億兆
人之詛君若欲誅於祝史修德而後可公說使有司寬
政毀闢去禁薄斂已責

伍員諫吳王許越成

左傳

吳王夫差敗越于夫椒報檇李也遂入越越子以甲楯

五千保於會稽使大夫種因吳大宰嚭以行成吳子將
許之伍員曰不可臣聞之樹德莫如滋去疾莫如盡昔
有過澆殺斟灌以伐斟鄩滅夏后相后縉方娠逃出自
竇歸于有仍生少康焉為仍牧正惎澆能戒之澆使椒
求之逃奔有虞為之庖正以除其害虞思于是妻之以
二姚而邑諸綸有田一成有衆一旅能布其德而兆其
謀以收夏衆撫其官職使女艾謀澆使季杼誘獫遂滅
過戈復禹之績祀夏配天不失舊物今吾不如過而越

大於少康或將豐之不亦難乎勾踐能親而務施施不失人親不棄勞與我同壤而世為仇讐於是乎克而弗取將又存之違天而長寇讐後雖悔之不可及已姬之衰也日可俟也介在蠻夷而長寇讐以是求伯必不行矣弗聽退而告人曰越十年生聚而十年教訓二十年之外吳其為治乎

子胥諫伐齊

左傳

吳將伐齊越子率其衆以朝焉王及列士皆有饋賂吳

人皆喜唯子胥懼曰是豢吳也夫諫曰越在我心腹之疾也壞地同而有欲於我夫其柔服求濟其欲也不如早從事焉得志於齊猶獲石田也無所用之越不為治吳其滅矣使醫除疾而曰必遺類焉者未之有也盤庚之誥曰乃有顛越不共則劓殄無遺育無俾易種於茲邑是商所以興也今君易之將以求大不亦難乎弗聽使於齊屬其子於鮑氏為王孫氏反役王聞之使賜之屬鏤以死將死曰樹吾墓櫟櫟可材也吳其亡乎三年

其始弱矣盈必毀天之道也

信陵君諫魏王

國策

魏王以秦救之故欲親秦而伐韓以求故地無忌謂魏王曰秦與戎狄同俗有虎狼之心貪戾好利無信不識禮義德行苟有利焉不顧親戚兄弟若禽獸耳此天下之所識也非有所施厚積德也故太后母也而以憂死穰侯舅也功莫大焉而竟逐之兩弟無罪而再奪之國此於親戚若此而況於仇讐之國乎今王與秦共伐韓

而益近秦患臣甚惑之而王不識則不明羣臣莫以聞
則不忠今韓氏以一女子奉一弱主內有大亂外交彊
秦魏之兵王以為不亡乎韓亡秦有鄭地與大梁鄰王
以為安乎王欲得故地今負彊秦之親王以為利乎秦
非無事之國也韓亡之後必將更事更事必就易與利
就易與利必不伐楚與趙矣是何也夫越山踰河絕韓
上黨而攻彊趙是復得關與之事秦必不為也若道河
內倍鄼朝歌絕漳滏水與趙兵決於邯鄲之郊是知伯

之禍也秦又不敢伐楚道涉山谷行三千里而攻冥阨
之塞所行甚遠所攻甚難秦又不為也若道河外倍大
梁左蔡右召陵與楚兵決於陳郊秦又不敢故曰秦必
不伐楚與趙矣又不攻衛與齊矣夫韓亡之後兵出之
日非魏無攻已秦固有懷茅邢丘城境津以臨河內河
內共沒必危有鄭地得垣雍決滎澤水灌大梁大梁必
亡王之使者出過而惡安陵氏于秦秦之欲誅之久矣
秦葉陽昆陽與舞陽鄰聽使者之惡之隨安陵氏而亡

之繞舞陽之北以東臨許南國必危國無害已夫憎韓不愛安陵氏可也夫不患秦之不愛南國非也異日者秦在河西晉國去梁千里有河山以闢之有周韓以間之從林鄉軍以至于今秦七攻魏五入國中邊城盡拔文臺墮垂都焚林木伐麋鹿盡而國繼以圍又長驅梁北東至陶衛之郊北至平監所亡于秦者山南北河外河內大縣數十名都數百秦乃在河西晉去梁千里而禍若是矣又況於使秦無韓有鄭地無河山而闢之

無周韓以間之去大梁百里禍必由此矣異日者從之
不成也楚魏疑而韓不可得也今韓受兵三年秦撓之
以講識亡不聽投質於趙請為天下鴈行頓刃楚趙必
集兵皆識秦之欲無窮也非盡亡天下之國而臣海內
必不休矣是故臣願以從事王王速受楚趙之約趙挾
韓之質以存韓而求故地韓必效之此士民不勞而故
地得其功多於與秦共伐韓而又與彊秦鄰之禍也夫
存韓安魏而利天下此亦王之天時已通韓上黨於共

甯使道安成出入賦之是魏重質韓以其上黨也今有其賦足以富國韓必德魏愛魏重魏畏魏韓必不敢反魏是韓則魏之縣也魏得韓以為縣衛大梁河外必安矣今不存韓二周安陵必危楚趙大破衛齊甚畏天下西鄉而馳秦入朝而為臣不久矣

武安君諫秦昭王言伐趙之不可

國策

昭王既息民繕兵復欲伐趙武安君曰不可王曰前年國虛民饑君不量百姓之力求益軍糧以滅趙今寡人

息民以養士蓄積糧實三軍之俸有倍於前而曰不可其說何也武安君曰長平之事秦軍大克趙軍大破秦人歡喜趙人畏懼秦民之死者厚葬傷者厚養勞者相饗飲食鋪餽以靡其財趙人之死者不得收傷者不得療涕泣相哀効力同憂耕田疾作以生其財今王發軍雖倍其前臣料趙國守備亦以十倍矣趙自長平已來君臣憂懼早朝晏罷卑辭重幣四面出嫁結親燕魏連好齊楚積慮并心備秦為務其國內實其交外成當今

之時趙未可伐也王曰寡人既以興師矣乃使五校大
夫王陵伐趙陵戰失利亡五校王欲使武安君武安君稱
疾不行王乃使應侯往見武安君責之曰楚地方五千
里持戟百萬君前率數萬之衆入楚拔鄢郢焚其廟東
至竟陵楚人震恐東徙而不敢西向韓魏相率興兵甚
衆君所將之卒不能半之而與戰之於伊闕大破二國
之君流血漂鹵斬首二十四萬韓魏以故稱東藩此君
之功天下莫不聞今趙卒之死于長平者已十七八其

國虛弱是以寡人大發軍人數倍於趙國之衆願使君
將必欲滅之矣君常以寡擊衆取勝如神況以強擊弱
以衆擊寡乎武安君曰是時楚王恃其國大不恤其政
而羣臣相妬以功諛詔用事良臣斥疎百姓心離城池
不修既無良臣又無守備故起所以得引兵深入多倍
城邑發梁焚舟以專民心掠於郊野以足軍食當此之
時秦中士卒以軍中為家將帥為父母不約而親不謀
而信一心同力死不旋踵楚人自戰其地咸顧其家各

有散心莫有鬪志是以能有功也伊闕之戰韓孤顧魏不欲先用其衆魏恃韓之銳欲推以為鋒二軍爭使之力不同是以臣得設疑兵以待韓陣專軍并銳觸魏之不意魏軍既敗韓軍自潰乘勝逐北以是之故能立功皆計利形勢自然之理何神之有哉今秦破趙軍於長平不遂以時乘其振懼而滅之畏而釋之使得耕稼以益畜積養孤長幼以益其衆繕治兵甲以益其強增城浚池以益其固主折節以下其臣臣推體以下死士至

於平原之屬皆令妻妾補縫於行伍之間臣人一心上下同力猶勾踐困於會稽之時也以今伐之趙必固守挑其軍戰必不肯出圍其國都必不可克攻其列城必不可拔掠其郊野必無所得兵出無功諸侯生心外救必至臣見其害未睹其利又病未能行應侯慙而退以言於王王曰微白起吾不能滅趙乎復益發軍更使王齣代王陵伐趙圍邯鄲八九月死傷者衆而弗下趙王出輕銳以寇其後秦數不利武安君曰不聽臣計今果

如何王聞之怒因見武安君強起之曰君雖病強為寡人卧而將之有功寡人之願將加重於君如君不行寡人恨君武安君頓首曰臣知行雖無功得免於罪雖不行無罪不免於誅然惟願大王覽臣愚計釋趙養民以觀諸侯之變撫其恐懼伐其憐慢誅滅無道以令諸侯天下可定何必以趙為先乎此所謂為一臣屈而勝天下也大王若不察臣愚計必欲快心於趙以致臣罪此亦所謂勝一臣而為天下屈者也夫勝一臣之嚴焉孰

若勝天下之威大邪臣聞明王愛其國忠臣愛其名破國不可復完死卒不可復生臣寧伏受重誅而死不忍為辱軍之將願大王察之王不答而去

東方朔諫除上林苑

漢書

臣聞謙遜靜憇天表之應應之以福驕溢靡麗天表之應應之以異今陛下累郎臺恐其不高也弋獵之處恐其不廣也如天不為變則三輔之地盡可以為苑何必蓋厓郢杜乎奢侈越制天為之變上林雖小臣尚以為

大也夫南山天下之阻也南有江淮北有河渭其地從
汧隴以東商雒以西厥壤肥饒漢興去三河之地止霸
產以西都涇渭之南此所謂天下陸海之地秦之所以
虜西戎兼山東者也其山出玉石金銀銅鐵豫章檀柘
異類之物不可勝原此百工所取給萬民所仰足也又
有粳稻梨栗桑麻竹箭之饒土宜薑芋水多蠹魚貧者
得以人給家足無饑寒之憂故鄖鎬之間號為土膏其
賈歛一金今規以為苑絕陂池水澤之利而取民膏腴

之地上乏國家之用下奪農桑之業棄成功就敗事損耗五穀是其不可一也且盛荆棘之林而長養麋鹿廣孤兔之苑大虎狼之虛又壞人家墓發人室廬令幼弱懷土而思者老泣涕而悲是其不可二也斥而營之垣而圍之騎馳東西車驚南北又有深溝大渠夫一日之樂不足以危無限之輿是其不可三也故務範圍之大不恤農時非所以彊國富人也夫殷作九市之官而諸侯畔靈王起章華之臺而楚民散秦興阿房之殿而天

下亂冀土愚臣忘生觸死逆盛意犯隆指罪萬死不勝
大願願陳泰階六符以觀天變不可不省

淮南王安諫伐閩越

漢書

陛下臨天下布德施惠緩刑罰薄賦歛哀鰥寡恤孤獨
養耆老振匱乏盛德上隆和澤下洽近者親附遠者懷
德天下攝然人安其生自以沒身不見兵革今聞有司
舉兵將以誅越臣安竊為陛下重之越方外之地鬚髮
丈身之民也不可以冠帶之國法度理也自三代之盛

閩越不與受正朔非彊弗能服威弗能制也以為不居
之地不牧之民不足以煩中國也故古者封內甸服封
外侯服侯衛賓服蠻夷要服戎狄荒服遠近孰異也自
漢初定已來七十二年吳越人相攻擊者不可勝數然
天子未嘗舉兵而入其地也臣聞越非有城郭邑里也
處谿谷之間篁竹之中習於水鬪便於用舟地深昧而
多水險中國之人不知其埶阻而入其地雖百不當其
一得其地不可郡縣也攻之不可暴取也以地圖察其

山川要塞相去不過寸數而間獨數百千里阻險林叢
弗能盡著視之若易行之甚難天下賴宗廟之靈方內
大寧戴白之老不見兵革民得夫婦相守父子相保陛
下之德也越人名為藩臣貢酌之奉不輸大內一卒之
用不給上事自相攻擊而陛下發兵救之是反以中國
而勞蠻夷也且越人愚戇輕薄負約反覆其不用天子
之法度非一日之積也一不奉詔舉兵誅之臣恐後兵
革無時得息也間者數年歲比不登民待賣爵贍子以

接衣食賴陛下德澤振拔之得母轉死溝壑四年不登
五年復蝗民生未復今發兵行數千里資衣糧入越地
輿轎而隃領控舟而入水行數百千里夾以深林叢竹
水道上下擊石林中多蝮蛇猛獸夏月暑時嘔洩霍亂
之病相隨屬也曾未施兵接刃死傷者必衆矣前時南
海王反陛下先臣使將軍閻忌將兵擊之以其軍降處
之上澮後復反會天暑多雨樓船卒水居擊擢未戰而
疾死者過半親者涕泣孤子號破家散業迎尸千里

之外裏骸骨而歸悲哀之氣數年不息長老至今以為
記曾未入其地而禍已至此矣臣聞軍旅之後必有凶
年言民之各以其愁苦之氣薄陰陽之和感天地之精
而災氣為之生也陛下德配天地明象日月恩至禽獸
澤及草木一人有饑寒不終其天年而死者為之悽愴
於心今方內無狗吠之警而使陛下甲卒死亡暴露中
原害清山谷邊境之民為之早閉晏開鼴不及夕臣安
竊為陛下重之不習南方地形者多以越為人衆兵彊

能難邊城淮南全國之時多為邊吏臣竊聞之與中國
異限以高山人迹所絕車道不通天地所以隔外內也
其入中國必下領水領水之山峭峻漂石破舟不可以
大船載食糧下也越人欲為變必先田餘于界中積食
糧乃入伐材治船邊城守候誠謹越人有入伐材者輒
收捕焚其積聚雖百越奈邊城何且越人縫力薄材不
能陸戰又亡車騎弓弩之用然而不可入者以保地險
而中國之人不能其水土也臣聞越甲卒不下數十萬

所以入之五倍乃足輓車奉餉者不在其中南方暑溼近夏瘴熱暴露水居蝮蛇蠭生疾癟多作兵未血刃而病死者什二三雖舉越國而虜之不足以償所亡臣聞道路言閩越王弟甲弑而殺之甲以誅死其民未有所屬陛下若欲來內處之中國使重臣臨存施德垂賞以招致之此必攜幼扶老以歸聖德若陛下無所用之則繼其絕世存其亡國建其王侯以為畜越此必委質為藩臣世共貢職陛下以方寸之印丈二之組鎮撫方外

不勞一卒不頓一戟而威德並行今以兵入其地此必震恐以有司為欲屠滅之也必難免逃入山林險阻背而去之則復相羣聚留而守之厯歲經年則士卒罷勦食糧乏絕男子不得耕稼樹種婦人不得紡績織紝丁壯從軍老弱轉餉居者已食行者亡糧民苦兵事亡逃者必衆隨而誅之不可勝盡盜賊必起臣聞長老言秦之時嘗使尉屠睢擊越又使監祿鑿渠通道越人逃入深山林叢不可得攻留軍屯守空地曠日持久士卒勞

倦越出擊之秦兵大破乃發適戍以備之當此之時外內騷動百姓靡敝行者不還往者莫反皆不聊生亡逃相從羣為盜賊於是山東之難始興此老子所謂師之所處荆棘生之者也兵者凶事一方有急四面皆從臣恐變故之生奸邪之作由此始也周易曰高宗伐鬼方三年而克之鬼方小蠻夷高宗殷之盛天子也以盛天子伐小蠻夷三年而後克言用兵之不可不重也臣聞天子之兵有征而亡戰言莫敢校也如使越人蒙死徼

幸以逆執事之顏行廝與之卒有一不備而歸者雖得
越王之首臣猶竊為大漢羞之陛下以四海為境九州
為家八敷為圃江漢為池生民之屬皆為臣妾人徒之
衆足以奉千官之共租稅之收足以給乘輿之御玩心
神明秉執聖道負黼依馮玉几南面而聽斷號令天下
四海之內莫不嚮應陛下垂德惠以覆露之使元元之
民安生樂業則澤被萬世傳之子孫施之亡窮天下之
安猶泰山而四維之也夷狄之地何足以為一日之間

而煩汗馬之勞乎詩云王猶允塞徐方既來言王道甚大而遠方懷之也臣聞之農夫勞而君子養焉愚者言而智者擇焉臣安幸得為陛下守藩以身為障蔽人臣之任也邊境有警愛身之死而不畢其愚非忠臣也臣安竊恐將吏之以十萬之師為一使之任也

劉輔諫立趙皇后

漢書

臣聞天之所與必先賜以符瑞天之所違必先降以災變此神明之徵應自然之占驗也昔武王周公承順天

地以饗魚鳥之瑞然猶君臣祗懇動色相戒況於季世
不蒙繼嗣之福屢受威怒之異者乎雖夙夜自責改過
易行畏天命念祖業妙選有德之世考卜窈窕之女以
承宗廟順神祇心塞天下望子孫之祥猶恐晚暮今乃
觸情縱欲傾于卑賤之女欲以母天下不畏于天不媿
於人惑莫大焉里語曰腐木不可以為柱卑人不可以
為主天人之所不予以必有禍而無福市道皆共知之朝
廷莫肯一言臣竊傷心自念得以同姓拔擢尸祿不忠

汚辱諫爭之官不敢不盡死惟陛下深察

嚴尤諫伐匈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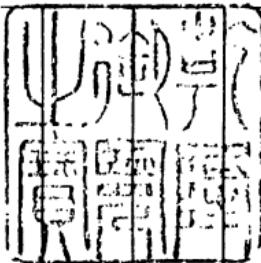
漢書

臣聞匈奴為害所從來久矣未聞上世有必征之者也後世三家周秦漢征之然皆未有得上策者也周得中策漢得下策秦無策焉當周宣王時獮狁內侵至於涇陽命將征之盡境而還其視戎狄之侵譬如蟲蟻之齧歐之而已故天下稱明是為中策漢武帝選將練兵約齊輕糧深入遠戍雖有克獲之功胡輒報之兵連禍結

三十餘年中國罷耗匈奴亦創父而天下稱武是為下策秦始皇不忍小恥而輕民力築長城之固延袤萬里轉輸之行起於負海疆境既完中國內竭以喪社稷是為無策今天下遭陽九之厄比年饑饉西北邊尤甚發三十萬衆具三百日糧東援海岱南取江淮然後乃備計其道里一年尚未集合兵先至者聚居暴露師老械弊孰不可用此一難也邊既空虛不能奉軍糧內調郡國不相及屬此二難也計一人三百日食用糒十八斛

非牛力不能勝牛又當自齋食加二十斛重矣胡地沙
鹵多乏水草以往事揆之軍出未滿百日牛必物故且
盡餘糧尚多人不能負此三難也胡地秋冬甚寒春夏
甚風多齋舖鍍薪炭重不可勝食糒飲水以歷四時師
有疾疫之憂是故前世伐胡不過百日非不欲久執力
不能此四難也輜重自隨則輕銳者少不得疾行虜徐
遁逃執不能及幸而逢虜又累輜重如遇險阻銜尾相
隨虜要遮前後危殆不測此五難也大用民力功不可

必立臣伏憂之今既發兵宜縱先至者令臣尤等深入
霆擊且以創艾胡虜



文編卷三